
巴塞罗那 — ICANN 这 20 年
中欧夏季时间 201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7:00 至 18:00
ICANN63 | 西班牙巴塞罗那

布拉德·怀特
(BRAD WHITE):

请大家就座，本场会议将在两分钟后开始。

请大家注意，我们即将开始举行会议，本场会议的名称为“ICANN 这 20 年”。

本场会议预计持续一小时。会后我们将休息 30 分钟。本场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休息 30 分钟，然后举行一个特别的鸡尾酒会。

听说这个鸡尾酒会将在本场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

所以我准备马上休会 --

[笑声]

我们准备 -- 这并非一场严肃、正式的会议。至少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今天这场会议的气氛能够轻松一点，活跃一点。

本场会议的主题是，我们都知道，ICANN 已经成立 20 周年了。

我们希望通过社群中各位元老成员的视线，来了解 ICANN 这 20 年的发展情况。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大概是在穴居人时代就加入我们组织了。稍后他将向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没那么老啊。

注意：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 / 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我们希望社群中的元老们能来说说他们对我们组织的看法。因此，我们没有像往年的 ICANN 周年庆活动一样邀请任何前任 ICANN 高管或其他人员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们首先将通过一个视频来看看 ICANN 在这些年中的一些重要时刻。视频时长大约为七分钟。

泰德，请播放视频。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ICANN 在过去 20 中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绩。我们从零开始创立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组织，我们包容多代人、包容全球各地区，还包容所有不同的行业。

我们日后将要面临的挑战是 21 世纪的新挑战。我们要特别关注组织各条战线上的年轻一代面临的问题。

杰奎琳·毕嘉托
(ACQUELINE PIGATTO):

你可以说一说 ICANN 成立背后的故事吗？

温特·瑟夫
(VINT CERF):

1996 年左右，我们便开始为筹建 ICANN 组织开展了一些准备活动，后来引起了政府的兴趣。这要归功于乔·波斯特尔 (Jon Postel) 就管理域名系统 IP 地址的分配所做的工作。乔 (Jon) 意识到他总有一天要退休，所以他得设法成立一个组织来保证这项工作能持续开展下去。这项工作要想取得一定进展，可能得付出无数时间。

艾拉·马加齐纳
(IRA MAGAZINER):

我曾邀请他去白宫。那天他顶着一嘴乱糟糟的胡子，穿着一双凉鞋就来了。由于他那付尊容，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让他通过白宫高级职员餐厅的安检。波斯特尔和一群自命不凡的内阁办公室秘书以及其他人员一起坐在那里吃午饭。大家都对这个穿着凉鞋、披着睡衣的家伙侧目不已。

我当时心里就想，10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这些衣冠楚楚的家伙，但大家都会记得互联网的创始人乔·波斯特尔。

罗克珊·约翰
(ROXANNE JOHN):

最初的时候，你们的运营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戴安·施罗德
(DIANE SCHROEDER):

我刚加入组织的时候，我们银行户头上只有 \$75,000 美元。我当时的工作之一便是建立财务系统，因为第一任 CEO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当时是通过电子表格来管理财务的。

麦克·罗伯茨:

我通过我的支票账户、信用卡以及其他一些渠道来支付账单。

斯图尔特·林恩
(STUART LYNN):

我们一直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ICANN 成立之初时还贷了一笔钱，不过后来我们都还上了。不过我们的资金来源始终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卑躬屈膝地向社群募捐资金。

苏·索尼娅·赫林
(SU SONIA HERRING):

美国政府为 ICANN 的成立引来了哪些国际支持？

艾拉·马加齐纳:

我周游世界联系各地政府机构、协会、利益相关方、企业集团、与互联网商务有利益瓜葛的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组织，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我们建立一个与政党无关、由技术人员组成的组织，同时这个组织将以利益相关方为基础，所有人都有话语权。

保罗·图米
(PAUL TWOMEY):

我们大概是在 ICANN38 或者 37 期间举行了第一届 GAC 会议，我当时向全球各国的通信部长写了信，并且收到了许多人的回复。

尼·奎诺
(NII QUAYNOR):

ICANN 始终重视全球参与。某些地区可能会因网络带宽实在太窄，所以还没有做好参与准备。但我们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打开。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非洲地区参与到 ICANN 中来。

阿尔弗雷多·卡尔德隆-塞拉诺

(ALFREDO CALDERON-SERRANO): 我知道 ICANN 是成立于 1998 年。不过我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确定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型是最佳模型？

艾拉·马加齐纳:

互联网最不需要的就是官僚主义。以利益相关方为基础，同时采用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肯定更有优势。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吸引人们的参与。相比臃肿庞大的多政府官僚主义流程，这样的结构也更有利于快速做出成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埃丝特·戴森
(ESTHER DYSON):

美国政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针对这个权力真空地带制定了一种保护政策，但却只为 ICANN 提供了一点点权力。他们就是那种出力最少却做得最好的人。

瓦布里亚·弗里诺维奇
(VABRIIA FILINOVYCH):

ICANN 为何如此重视义务确认书?

保罗·莱文斯
(PAUL LEVINS):

重点是我们必须明确组织要对社群负责，而不是对任何一家协会或者政府负责。而这正是人们需要克服的一个重大障碍。

彼得·邓加特·斯拉什
(PETER DENGATE THRUSH):

在 2009 年悉尼会议上，我们与商务部举行了一次会谈。我们说：你们听好，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们不会再向你们报告了。我们不希望由美国政府按照美国政府制定的标准来审核 ICANN 的工作。义务确认书让我们从那个泥潭中跳了出来。

克莱门特·让蒂
(CLEMENT GENTY):

国际化域名 (IDN) 的重要性如何？

克里斯·狄思潘:

IDN 是 CC 实现的最令我感到自豪的一项成就，IDN 快速通道。

发言人（姓名不详）:

他们正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很可能带来一次互联网的革命。

发言人（姓名不详）:

负责监管域名的组织预计将在星期五投票决定是否允许使用非拉丁文作为网络地址，包括西里尔文、阿拉伯文、印地文以及中文。这意味着全球 16 亿互联网用户中的半数将能够更轻松地上网冲浪。

克里斯·狄思潘:

当时我是 ccNSO 主席。彼得·邓加特·斯拉什是董事会主席。董事会通过了启动 IDN 快速通道的决议，当时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这件事的意义实在太重大的。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

彼得·邓加特·斯拉什:

我们现在对这个决议投票。同意的人请举手。我宣布决议通过。

干得漂亮。

[掌声]

古斯塔夫·帕瓦
(GUSTAVO PAIVA):

IANA 管理权移交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什么影响？

拉里·斯特科林
(LARRY STRICKLING):

它以最令人惊喜、最大、最具可持续性的方式证明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能量。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E):

这是一种用于测试社群方法的流程。我们社群能够携手共渡难关，并提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建议？

维诺妮卡·阿罗约
(VERONICA ARROYO):

ICANN 创始人当初有没有料想到今天的景象？

斯图尔特·林恩:

看着 ICANN 今天的景象，我真的感触良多，并且对组织现在的规模颇感惊讶。在我还是 CEO 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象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埃丝特·戴森: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明白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我们总得有一个解决争议的地方，总得有一个制定政策的地方。要想让互联网上出现更多 TLD，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

麦克·罗伯茨： ICANN 为各种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论坛，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问题。这正是他们在 20 年后的今天所做的工作。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很令人惊讶。我们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中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组织，我们组织始终稳定运营、受人尊敬、工作可靠并深得大家的信任。

[掌声]

布拉德·怀特： 刚才这个视频向大家介绍了 ICANN 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接下来，我将请专家组轮流做自我介绍，然后我将说明有关本场会议的几条规则和进行方式。克里斯 (Chris)。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布拉德 (Brad)。我是克里斯·狄思潘，ICANN 董事会成员。我早在 2000 年便加入 ICANN 了，主要负责 ccNSO 方面的工作。我现在还在这里。

谢丽尔·兰登-奥尔
(CHERYL LANGDON-ORR): 你可以拿着那个麦克风，这样我就可以靠过来说话了。不，我还是试着自己来吧。我叫 -- 重点是试着来。我叫谢丽尔·兰登-奥尔。我是 19 年前才加入组织的。我与这个组织的第一次邂逅，是以远程参与者的身份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一届 AGM 会议。我和克里斯一样，最初是参与 ccTLD 社群的活动，后来又在其他几个部门转了一圈，现在负责一般会员咨询社群的工作。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我叫布鲁斯·托金。我加入 ICANN 有段时间了。我曾是域名支持组织的主席，后来调到了 GNSO，在那边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主席。最后我加入了董事会，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董事会副主席。不过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成员。

玛丽莲·凯德:

我是玛丽莲·凯德。ICANN 的两个筹建流程中都有我的身影。我们组织的名称最初是叫 NewCo，后来改了。成立 ICANN 后，我曾负责过社群参与工作，后来在布鲁斯 (Bruce) 担任主席时，我调任到了 GNSO 委员会，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就是听从他的安排。再后来我成为了企业选区 (BC) 主席。现在我主要负责企业选区的外展工作。所以我参与 ICANN 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了，可能和在座那些从 1996、1997 或 1998 年便开始参与我们组织活动的人一样长。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我是玛娜尔·伊斯梅尔，GAC 主席。我第一次参与 ICANN 活动是在 2000 年的开罗 ICANN 会议上。

布拉德·怀特:

很好。谢谢大家。我再介绍两个人，大家在稍后的会议上将听到他们说话。来自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奥利亚纳·苏拉 (Oliana Sula)。奥利亚纳 (Oliana)，请站起来让大家看到你。坐在她旁边的是托拉·索贝桑 (Tola Sogbesan)。托拉 (Tola)，我的发音烂吧？我拼对了没？现在我介绍一下会议的进行方式。一个月前，我们便开始在网上通过电子邮件向大家征求意见，看大家想要就 ICANN 这 20 年来

的发展情况向专家组问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将请他们两位宣读收集到的问题，然后由专家组成员回答。在座各位如果有问题要问的话，请去中间麦克风那边排队。每逢第三个问题将是我们会议现场的提问机会，你们可以轮流使用那个麦克风发言。这就是我们进行本场会议的方式。

就是这些。奥利亚纳，你准备好宣读第一个问题了吗？

奥利亚纳·苏拉： 当然。第一个问题来自 --

布拉德·怀特： 请靠近麦克风一点。

奥利亚纳·苏拉： 好的。大家好。第一个问题来自印度的阿姆瑞塔·乔杜里 (Amrita Choudhary)。希望我这次也没有拼错她的姓。她说：据我所知，ALAC 是在 2002 年才成立的。然而 ICANN 是在 1998 年成立的。也就是说，ALAC 的成立时间比 ICANN 晚了四年。我的问题是：在这四年中，独立的互联网用户是否在 ICANN 中拥有什么角色？

布拉德·怀特： 谢丽尔 (Cheryl)，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谢丽尔·兰登-奥尔：

当然。我很乐意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曾参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而是因为我在那四年中也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互联网最终用户以及域名社群的注册人。我刚才提到，我曾远程参与第一届 AGM，那就是因为我们成立了这个域名支持组织才举行的会议。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接纳和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更进一步地进行协作。在我看来，它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典范原型。玛丽莲 (Marilyn)，你可能 --

玛丽莲·凯德：

谢谢。我是玛丽莲。

我对这个问题补充一些信息。可能大家不知道一个情况，我们当时为确定五个董事会成员进行过一场选举，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是从各地区选举产生。我们在选举后启动了一个流程，发现直接选举好像行不通。于是时任瑞典财务部部长卡尔·比尔特 (Carl Bildt) 负责开展了一次快速通道研究，当时还是顾问身份的丹尼斯·米歇尔 (Denise Michel) 为他提供了协助。他们向社群收集了许多建议，后来我们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 ALAC。

布拉德·怀特：

托拉，请宣读下一个问题。阿德托拉·索贝桑 (ADETOLA SOGBESAN)：这个问题来自东加勒比海地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鲁迪·丹尼尔 (Rudi Daniel)。他的问题是：很明显，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领导的美国政府在 ICANN 成立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组织的成立是否是个审慎的抉择？

另外，我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 ICANN 通过独特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推动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谢谢。

玛丽莲·凯德：

我是玛丽莲。如果给我两分钟的讲话时间，我会提供更多信息。克林顿总统曾制定一个电子商务议程。当时大家通过好几个平行流程意识到需要组建一个其他什么机构，来取代约翰为履行政府合同而在某所大学成立的那个部门。关于克林顿总统制定的电子商务议程，当时负责人是艾拉·马加齐纳。我是当时负责处理电子商务的七大优先要务的行业联合会的成员。我们最后认为互联网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至关重要，与克林顿总统的电子商务议程相契合。而且当时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 (Al Gore) 真的很友好，他推动通过了“高性能通信和计算法案”。该法案帮助许多研究项目获得了资金，同时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我们组织的成立虽然算不得是计划之内，但也绝非意料之外。可能是某些事情就是这样凑到一起了吧。

布拉德·怀特：

我就玛丽莲的回答做一些补充，艾拉·马加齐纳是克林顿总统的时任助手，有时候被称为--就像我们将温特·瑟夫称为互联网之父。许多人将艾拉·马加齐纳称为 ICANN 之父。我们今天刚好发布了一篇艾拉·马加齐纳写的博客。最近几周，我们发布了好几篇由 ICANN 早期的先驱们写的博客。今天发布的就是艾拉 (Ira) 写的博客。很值得大家一读。如果今天没时间读，请务必在回家的路上拜读一下。内容很精彩。这位先生，请发言。

大卫·马格林
(DAVID MARGLIN):

你好。我是大卫·马格林。我是一位 20 年的社群成员，和玛丽莲一样，我也出席了在剑桥举行的第一届组织会议。我当时代表 IANA。所以我参与组织活动也有些年头了，我还曾协助筹建贝克曼中心。很高兴我们迎来了 20 周年庆。我要向专家组问的问题是：在你们过去 17 到 20 年的工作中，回首最初成为社群成员，你们对 ICANN 组织有些什么期待？ICANN 是如何满足你们的期待的？对于你们关心的未来若干年，你们又有些什么期待？

克里斯·狄思潘:

我最初没什么期待，因为我在成为 .AU ccTLD 的 CEO 后一个月就开始参与 ICANN 活动。只是当时我并非 .AU ccTLD 经理人，而是在努力成为这个角色。我得到通知说我要在三周后参加一个 ICANN 会议，我就问：ICANN 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对 ICANN 没有任何期待，而 ICANN 则始终如一地满足了我的期待。

[笑声]

现在我当然有了许多更高的期待，而 ICANN 也一直没有令我失望。

布拉德·怀特:

如果将我们专家组所有成员的 ICANN 经历加起来，那可能会超过 85 年。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布拉德。好极了。非常感谢。这还不包括你，加上你就要超过 120 年了。

玛丽莲·凯德： 布拉德，布拉德。

布拉德·怀特： 在那个背景下，-- 玛丽莲，请说。抱歉。

玛丽莲·凯德： 麦克·罗伯茨刚才提到这么一个情况，ICANN 刚开张时，我们只有四个工作人员、\$130 万美元贷款，外加麦克 (Mike) 的个人信用卡。麦克和另一个重要工作人员莫莉在好几个月中都没有领到薪水。至于我的期待，我当时要负责说服人们，有时候可能还要很过份地恐吓他们 -- 我的意思是鼓励我的雇主申请成为认证的注册服务机构，从而让我们有五个注册服务机构，这样我们才可以顺利开张。我的期待是我们熬过初创阶段，并开发收入来源。我们还需要避免受到政府干预。有趣的是，我们有时要当着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的面举行听证会。不过谈到 ICANN 有没有满足我的期待，我想 ICANN 社群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难关，没错，ICANN 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布拉德·怀特： 我之前曾让这些人做好准备。我跟他们说，大家喜欢听你们讲你们在 ICANN 工作了多少年了，讲你们对于这二十年中最难忘的回忆。我喜欢听这些。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难忘的回忆自然很多，我也可以说一说 IDN 方面的事情，刚才视频也有提到这些。在组织成立之初，我们便尝试组建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当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而人手又严重不足。ICANN 出现许多 ccTLD 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不发生的事情。CC 当时比什么都重要，说起来，这项 ICANN 工作其实挺奇怪的。2003 年，我们最终在蒙特利尔达成了足够的共识，至少我们可以告诉 ICANN 说我们已经组建了 CC 支持组织 ccNSO。当时算是第二代组织了，ICANN 2.0。我当时领导着一屋子的 ccTLD 开会，推动大家达成共识，从而我们可以说：好的，我们开始吧。同时，GAC 的时任主席沙里尔·塔米兹 (Sharil Tarmizi) 则在领导 GAC 开会，推动大家达成共识，同意组建 ccNSO，因为我们必须得到 GAC 的同意。某个社群成员从 ccTLD 会议室跑到 GAC 会议室，跪在沙丽尔 (Sheril) 旁边说：不要让 GAC 批准这个议案，因为 ccTLD 会否决它。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觉得 GAC 是一群傻子。然后，他又跑回 ccTLD 会议室，冲大家说：不要批准这个，因为 GAC 准备否决它，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变成大家眼中的笑柄了。这也从一方面展现了技术的发展速度，当时 Messenger 还是一个稀罕玩意儿。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和沙丽尔都在 Messenger 上。沙丽尔给我发来消息，她说：怎么，你们不同意这个？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才走到今天。后来再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我们正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而努力。谢谢，布瑞特。

谢丽尔·兰登-奥尔：

我想从早期谈起，然后谈谈中期发展。因为你仍旧站在麦克风这儿，我想追溯到……这让我想到第二次参加 ICANN 会议并感到特别值的那一刻。作为一个来自另一半球的人能够参与进来，通过伯克曼中心使用绝佳的远程参会方式参与进来，真的是太棒了。当时我们有直播视频，我们有 ICQ 聊天软件。你知道，我们还有……本 (Ben) 把笔记给到参会人员。尽管方法很原始，但却是成功的。令我吃惊的是，人们真的很想参与进来。这种真诚的希望的确得到了延续，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其中我最为引以为傲的重要时刻是——我要回到大屏幕刚刚展示你们所做的事情上，那就是我们可能首次开展的正式跨社群工作，即启动国际化域名快速通道，使得国家代码得以被使用。直白地说，这种从未经过测试、组建或验证的方法将我们大家聚在了一起，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儿做成了，这是我们许多人都引以为傲的一刻。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时刻之一。而这一切可能都是建立在我们最初的工作方式之上的。谢谢。

布拉德·怀特：

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我打算简单说下自从我加入 ICANN 以来的一些重要事件，然后再说说我的期望。

这个重要事件发生在 1999 年，当时有五个注册服务机构。它们被称为试验床注册服务机构，这些机构为注册服务机构空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当时主要是围绕 .COM、.NET 和 .ORG 展开竞争。

2000 年推出了 gTLD，它转变了系统的方向，使其得以开放。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 .MUSEUM、.BIZ、.INFO 和 .NAME 等 TLD，甚至可以用于个人用途。所以 2000 年确实引进了丰富多样的顶级域名。

下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大约 12 年之后，我们推出了 gTLD。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我们在国家代码和通用域名空间中引入了 IDN 顶级域名。这就是我认为的重要事件。

至于近期的重要事件，我认为管理权从原来的美国政府移交到 ICANN 手上，在这件事上，美国政府一直不断帮助 ICANN，而且 ICANN 作为一家独立组织，也越来越得到全球认可。这些就是我认为的重要事件。

至于期望，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可以比政府部门更高效。ICANN 已经展示了我刚刚提到的重要事件，它们都是在非常集中的时期内发生的。通常而言，来自各个选区的人会想要达成这些目标。

我认为 WHOIS 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我知道大家都对此抱持积极态度，但是我持否定观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讨论了 18 年之久，但是却没有很大进展。实际上，大家今天看到的 WHOIS 原型 — 建立这个原型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进行电话会议。大约花了两周的时间才完成，它是注册服务机构与注册管理机构和 ICANN 工作人员之间的合同协商，当时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是路易 (Louis)。在那之后，它就像是碑碣上的文字一样无法修改，这纯属胡说。我们都知道 — 在几天之前，我们就证明了，在这个会议室里，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保留当前的系统。我们不该拍拍后背自我安慰，而是应该找到成功之道，研究如何将同样的方法运用到其他事情上，并获得成功。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你们问我对未来有何期望，我会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难度很大的主题，关于域名信息的目录服务就是一个很难的主题。它非常复杂。从法律角度来说，它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讨论复杂话题，并从中获得成果，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多做这样的事情，并在 12 月的期限内做完。

玛丽莲·凯德：

我打算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切入，为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件趣事发生在 ICANN 成立之前。

在 ICANN 成立之前的准备阶段，有一群人在一起制定流程，乔担任顾问，这个流程最后被称为 IHAC，它最后促成了 gTLD 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必须建立七个新的 gTLD 和一个董事会，董事会必须包含两位政府工作人员、一位区域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四位社群成员。

他们制定的流程不仅仅是谈论自身的问题，但是由于所处的环境相当有限 — 乔和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最后他们得出一项提案，他们列出了 300 个实体，这些实体必须选择上线或退出。

当时我还在 AT&T 工作。由于 AT&T 的首字母是 A，大家觉得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公司会是哪家？

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电话响了，我的秘书 — 那时候我还有秘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玛丽莲，AT&T 的总法律顾问打电话找你。”

当你在一家大公司的业务部门工作，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突然打电话给你，在你接电话的同时，你就可以顺便整理个人物品了，因为你知道你就要被炒鱿鱼了。

所以我接了电话。当时的总法律顾问是为鲍勃·艾伦 (Bob Allen) 工作的，他是 CEO 心中的完美绅士。他嗓音低沉，办事冷静。

以下是我记得的交谈内容：玛丽莲·凯德？是的。

ISOC？是的。

\$75,000 的赞助经费？是的。将根服务器移交到 ITU？什么？

大家认为这是 AT&T 出的主意？什么？

去找唐·希思 (Don Heath)。解决这个问题。咔哒一声把电话挂了。

现在我知道这不是他说的了。

好消息是，当我打电话给希思 (Heath) 的时候，我开门见山的说：

“你简直是想让我丢掉饭碗。”

之后我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贸易协会举行了公共会议。提出这个想法的人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十分坦诚 — 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在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勾勒 ITU 大楼的样子了。之后我们被邀请参加国会听证会。这让人有些焦躁不安。

在我从国会听证会回来之后，有人告诉我：“你可以打电话给艾拉·马加齐纳。”于是我们第一次联系了艾拉·马加齐纳，跟他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想再参加国会听证会了。”

布拉德·怀特:

玛娜尔 (Manal)。

玛娜尔·伊斯梅尔:

说到期望，当第一次有人跟我介绍 ICANN 时，我从未想过我会一直做下去。

[笑声]

当时我没有任何期待。这一切纯属偶然。那是 2000 年，当时我们正在开罗主办第 5 届 ICANN 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ICANN 的名字。事实上，ICANN 会议只是我们在埃及举办的互联网年会的会外活动。那时候它还不是主要会议。

而我第一次 — 凡事都有第一次。当我第一次试图参加 GAC 会议时，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我说“试图参加”，是因为我没有成功以与会者身份参加。我只是组委员的一员。是我那时的老板塔瑞克·卡梅尔 (Tarek Kamel) 让我参加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我是被叫去参加 GAC 会议的。我们是主办方，不是与会者。

我看了下行程表，找到了会议室。我来到了会议室门口。我想要走进会议室，但是门被锁住了，我进不去。

这就是最初召开 GAC 会议的情景。会议室的门被锁住了，要用钥匙才能打开。

所以我进不去，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如何跟老板交代。我无法参加会议。后来我联系了我的老板。我告诉他我进不去，然后他打电话给主席。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赶到了，以防他们又把门关上。

[笑声]

然后我走进会场。我非常紧张。这场会议显得非常正式。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会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怕有人会问我问题。

[笑声]

我甚至不记得当时在讨论哪个议题。

几年之后，我在加纳参加一项关于非洲社群的活动，不是 ICANN 会议，当时 GAC 秘书处找到我，说他们希望我能担任埃及的代表。我跟我的政府部门再三确认，当然了，从我加入 GAC 起这个习惯就保持至今。

我担任国家代表已经好多年了。我担任过好几次副主席，现在又担任了主席一职。

我必须要说，看着 GAC 这些年的发展，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第 1 届 ICANN 会议上，GAC 就到场参加了，GAC 当时只有 24 个成员和七个观察员。

而现在我们共有 178 位成员和 36 位观察员。当然了，这些年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五位主席的卓越领导，他们分别是保罗·图米、沙里尔·塔米兹、亚尼斯·卡克林斯 (Janis Karklins) 和希瑟·德莱顿 (Heather Dryden)。会议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闭式会议逐渐转变为开放式会议。现在就连起草公报也在公开会议期间进行。

大会使用的语言也从只有英语变成现在使用同声传译进行翻译，这大大提高政府部门的参与度，此外，大会与其他会议一样，也会有笔录和录音等服务。

我对参加会议有点上瘾了。

[笑声]

的确如此。这种上瘾还有一些症状。当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听不到对方讲话了，这时你会下意识地去找会议文稿，然后才发现原来你参加的不是 ICANN 会议。

[笑声]

这些就是我要说的了。

布拉德·怀特：

谢谢。非常感谢。这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图米 (Twomey) 在视频中说：“我联系了全球所有的通信部。我收到了 36 条回复。”从这个数字增加到 170 多个，这令人印象深刻。

在奥利亚纳说出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有些好奇 — 现在是第 63 届 ICANN 会议。有多少人参加会议的次数超过 45 次？只需举手就好。

有多少人参加过 20 次以上？好的。

奥利亚纳，你可以宣读下一个问题吗？

奥利亚纳·苏拉：

下一个问题来自古巴的约瑟·阿尔贝托·巴鲁埃托·罗德里格斯 (Jose Alberto Barrueto Rodriguez)。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在通信部工作了近十年时间。我开始了解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型的运作方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掌握了最终决策权。但是在 ICANN，政府只是提出意见的参与者之一。他们是如何适应这样的角色的？

布拉德·怀特：

玛娜尔，这个问题很明显需要你来回答。

玛娜尔·伊斯梅尔：

抱歉。能不能重复下最后一句话？

布拉德·怀特：

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都是最终决策人，他们是如何适应这个新角色的？在 ICANN，政府只是提出意见的人之一，而非最终决策人。

玛娜尔·伊斯梅尔:

好的，第一，政府之间会先达成共识。我们会试图达成一个颇具分量的共识建议。当然，如果是由 178 个政府组织达成的共识意见，肯定是具有一定分量的。但是 ICANN 章程规定，GAC 共识建议必须得到适当考量，如果 ICANN 董事会决定不遵循 GAC 建议，这会触犯章程的某些规定，如果 GAC 建议达成共识，实际上它被拒绝的门槛会更高。

所以它确实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很少会被拒绝。它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一开始只有 24 个政府参与。现在有 178 个。这是一个长足的进展。

布拉德·怀特:

谢谢。托拉，你可以宣读下一个问题吗？

阿德托拉·索贝桑:

好的。来自哥伦比亚的莉莲·伊维特·德卢克·布鲁吉 (Lillian Ivette DeLuque Bruges) 想问：如果可以更改 PDP 的结果，你们会怎么改？

克里斯·狄思潘:

噢，我的天。

谢丽尔·兰登-奥尔:

没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笑声]

玛丽莲·凯德：

我可以回答。我会更改关于新 gTLD 的 PDP 成果。以下是我要做的改变。我会做出更改，将 IDN 和面向社群的 gTLD 放到首位，以及最终用户所处的环境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使他们更加意识到建立网站的好处。不只是拥有域名，而是拥有网站。如果是我，我会这么改。

布拉德·怀特：

这位先生，请发言。

戴夫·基森多亚尔
(DAVE KISSOONDOYAL)：

我叫戴夫·基森多亚尔。我来自毛里求斯。下面仅代表我个人发言。

20 年 — 对一家组织而言，20 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 20 年的漫长岁月中，贵组织一定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所以我的问题是：ICANN 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最辉煌的时期又是什么时候？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对它的看法。从工作难度来看，我认为布鲁斯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从 ICANN 的政策角度来看，WHOIS 可能是个棘手的问题。

但是在初期阶段，最困难的是合法性问题 — 以组织的身份获得做这件事的认可。

我们不断努力推进的原因之一 — 有些人努力让 ccTLD 和 ccNSO 参与的原因是他们签有合同。他们不在这里，因为 ICANN 决定 — 在他们运作 ccTLD 的时候需要做哪些事情。他们运作 ccTLD 的方式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自愿来到这里，并提供合法性。

根服务器运营商也是如此 — 他们完全不受 ICANN 管限。数字社群也是如此，RIR 完全不受 ICANN 管限。

他们之所有自愿凝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做两件事。第一，他们可以防止 ICANN 仅仅成为一家贸易协会；其次，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使得人们很难说它不应该做这样的事。

玛娜尔·伊斯梅尔：

对 GAC 而言，我们讨论新 gTLD 的那晚是最具挑战性的时刻之一。那场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 1 点。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会议。

[笑声]

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觉得对政府而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莫过于移交 IANA 那一刻。至少对一些国家而言，引入 IDN 也同样激动人心。

玛丽莲·凯德：

在 ICANN 成立之后，最恐怖的一刻是，我们没有钱了，当时我们在加纳，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按时收到钱。

当时 ICANN 的注册费是 8 美分。我们陷入了财务危机。社群中的某个人 —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会议室里 — 罗恩·安德鲁夫 (Ron Andruff) 是企业社群的一员，他拿起话筒说，他看了电话账单，非常震惊地发现只需支付 8 美分，并且是由注册服务机构收取。

然后他提出，他愿意支付 25 美分，并想知道其他人是否同意。很多人都鼓掌同意。

签约方的一位成员来到麦克风前，说：别忘了我们要承担成本费。罗恩 (Ron) 又拿起麦克风说：我来告诉你。还是 25 美分。你留 5 美分。ICANN 拿 20 美分。在加纳会议结束后，我们意识到，整个社群必须稳定住 ICANN 的资金来源。当时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布拉德·怀特：

谢丽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要利用主持人的特权。众所周知，ICANN 在早期被称为一项实验。ICANN 是什么时候被接纳并停止作为一项实验的？

谢丽尔·兰登-奥尔：

我确信它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实验，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所做的持续改进意味着我们会继续进行实验。我们不断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不害怕回顾过往，回顾成功与失败，我们不畏惧不断尝试。

但是就合法性而言，我会尽量将范围缩小一些，因为克里斯将谈论 CC 的观点，但我不想，你要讨论 GNSO 的观点，我也不想讨论。我将从 ALAC 一般会员的角度说说我的看法。我们的感觉是震惊、恐怖、惊讶。我相信，当我们从一个临时模式转变为一个由董事会任命的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时，他们 — 他们被社群选定的个人所取代，当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由社群任命的，三分之一是由提名委员会任命的，在实现这样彻底的转变后，合法性得到了大幅提高。还有一点是，我们拥有高效的地区性一般会员组

织。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才加入的人可能不知道，一开始我们只有一般会员组织。一开始这个国际组织有些摇摇欲坠，需要不断汲取能量。直到我们实现了区域化并获得法律认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关键点。

布拉德·怀特： 奥林亚纳。

奥林亚纳·苏拉： 是的。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的瓦萨·苏拉尔 (Varsha Sewlal) 提了一个问题。她想知道，为什么域名支持组织 (DNSO) 变成了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它们有何区别?

发言人 (姓名不详)： 它们分家了。

[笑声]

布鲁斯·托金： 首先说下历史背景，我认为玛丽莲谈到了财务方面的问题。域名支持组织完全是由自己出资的，它需要自己支付话费，也需要为域名支持组织的员工付费。

当时没有 ICANN 员工支持。没有会议室支持。没有麦克风。实际上他们在会议室里说话是最大声的，因为没有麦克风。因此 DNSO 是一个完全独立、自筹资金的组织。DNSO 的任务是制定顶级域的政策。

但是从国家代码角度而言，每个国家代码都会在自己的国家内制定政策。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很不合理，顶级域的政策机构制定的政策对我们完全不适用，因为我们会在在自己的国家制定自己的规则。

因此，我认为这涉及到自决权，他们想要一定程度的自决权，这样他们就可以创建自己的组织。当时的早期版本可能是一最接近的应该是欧洲的 CENTR，也就是 C-E-N-T，这是一组欧洲国家代码，只用于交换信息。然后这个小组 — 这个模型对他们来说非常好用。他们在 ccNSO 中以更大的规模复制了这个模型，因为从我 — 这只是外界对 ccNSO 的看法，它真的营造了一个融洽的氛围，国家和地区域名经理人不会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他们互相交流，汲取对方提供的资讯，然后回去改善自己的国家代码。并没有人强制要求他们必须把所学的东西带回去。他们会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

这样的转变真的很大，ccNSO 对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会议形式了。它是国家管理者之间的思想交流。GNSO 是 ICANN 的核心政策机构，实际上是唯一一个 ICANN 制定政策的机构，因为地址服务组织在区域层面制定政策，APNIC 在亚太地区制定政策，而 RIPE 在欧洲制定政策。

所以 GNSO 是 ICANN 内最主要的政策机构，它制定的政策将在全球推行。所以它也是 ICANN 最具挑战性的机构，而且充满热情。这里的人充满热情，观点独到，他们的意见常常截然相反。现在 GNSO 和 ccNSO 的文化完全不同。

布拉德·怀特：

克里斯，我很好奇 — 抱歉。我把你吵醒了吗（笑声）？

我很好奇，作为 ccNSO 的第一任主席，参与 ICANN 是否十分艰难？让大家积极参与是不是很难？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真的很费功夫。我要提前说声抱歉，因为我完全不擅长这些事情，我记不得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为了 — 达成共识后，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从每个 ICANN 地区选出四个成员。每个 ICANN 地区有了四个成员之后，就可以启动 ccNSO 了。美国地区的难度不大，因为美国地区本来就没有很多国家 — 抱歉，应该是北美地区。因此，加拿大、美国以及来自维尔京群岛的多蒂·思巴克斯·德·布朗 (Dotty Sparks De Blanc) 和波多黎各是四个创始成员。从这里开始我就记不清了，我记不住其他名字。

亚太地区也不成问题，因为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拉丁美洲也不是问题，因为有智利、巴西 — 其他的我忘了。

非洲成员增加的速度很快。南非马上就加入了。

然后就到欧洲了。欧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欧洲 CENTR 的成员施加了很大阻力。最后，四个欧洲 ccTLD 分别是捷克共和国、荷兰、直布罗陀及开曼群岛，直布罗陀离这不远，而大家都知道，开曼群岛在欧洲。

[笑声]

ICANN 的地区设置中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是保护者，你就属于该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欧洲波利尼西亚群岛，因为它们是法属领地，还有欧洲加勒比群岛，因为它们是属于西班牙的。无论如何，第四个就是开曼群岛。这项工作很困难。

布拉德·怀特： 还有时间可以回答两个问题。托拉，你先宣读下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请这位男士发言，以此作为结束。

阿德托拉·索贝桑： 好的。谢谢你，布拉德。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阿布阿德比 (Mohammed Abuabed) 说，旋转器是 DNS 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关于 DNS 旋转器的工作组或咨询委员会。

克里斯·狄思潘： 是解析器。不是旋转器。相信我。我们不做旋转器。

阿德托拉·索贝桑： 解析器。好的。

布拉德·怀特： 我们可能会做旋转器，但是还是会继续坚持做解析器。

阿德托拉·索贝桑： 是的，解析器。
你们认为它会对 ICANN 有帮助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说的是旋转器还是解析器。

克里斯·狄思潘： 哇哦。没有说到旋转器吧。

玛丽莲·凯德： 让我试着澄清一下。他说的是不是 ISP 在处理流量问题时执行的职能？

阿德托拉·索贝桑： 可惜他不在这里，无法回答。

克里斯·狄思潘： 我觉得是的。我的回答是，有的。

玛丽莲·凯德： 好的。实际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各方汇聚一堂。有一个 ISP — 有一个 ISP 选区，ISP 和连接选区，但是很多 SSAC 组织都十分关注，许多 CC 也在运行这些的解析器。

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它。它是分布式的。

布鲁斯·托金： 单纯从技术层面而言，很多内容已经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等工作组中进行了讨论。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有一个技术性很强的 DNS 运营工作组。还有一个组织叫作 DNS-OARC，DNS 运营商经常会在这里分享资讯和讨论 DNS 的运营。

他们更倾向于技术领域，因此 IETF、DNS-OARC、SSAC 以及大部分 —

发言人（姓名不详）： （麦克风关了）。

布鲁斯·托金： 是的，还有技术日。没错，ccNSO 的技术日。

克里斯·狄思潘： 对，他说得对。还有 CC。

布拉德·怀特： 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了。

克里斯·狄思潘： 阿马德乌 (Amadeu)，交给你了。

阿马德乌·阿布里尔·
艾·阿布里尔
(AMADEU ABRIL i ABRIL): 非常感谢。谢谢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老人家了。

[笑声]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

我只是想补充一些被遗漏的事情。关于大事记，我完全赞同布鲁斯的看法，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提到，那就是 2001 年，当 ICANN 在墨尔本与 VeriSign 签订关于 .COM、.ORG 和 .NET 的协议时，我们才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法律认可，因为直到那时，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像是为了与 VeriSign 谈判而做的，我们必须先达成共识，然后再去跟美国政府商谈。然后美国政府再与 VeriSign 谈判。看起来我们并没有掌握实权。那天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关于 ICANN 会议最重要的日子，我认为是 2000 年的开罗会议，我们在会上发现有了 Wi-Fi，从此再也不必苦苦寻找之前的 ICANN 会议剩下的缆线了。

然后速记员的出现彻底解决了不会说英语的与会者和听不懂浓重口音的人的担忧，还有比这更棒的事情吗？

接下来说说我对于高峰与低谷的看法。我认为 ICANN 做的最让我意外的事情就是移交 IANA。我本来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发生的前一天，我都还在怀疑。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错了。

如果从历史上看，最低点可能是 1998 年 1 月到 2 月期间，乔·波斯特尔要求某些根服务器运营商停止要求 VeriSign 和 IANA 进行实验。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重威胁。

最后，我个人的低潮时期是，当时我们在墨尔本，墨尔本的市长 —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我的英语不太好，听不懂澳洲口音，当时市长对我说：“很高兴你‘阴天’来到这里。”很久之后，我才发现，他说的是“今天”。

[笑声]

[掌声]

克里斯·狄思潘：

如果你想学澳洲英语的话，我推荐你去找图米。

布拉德·怀特:

非常感谢。大伙儿马上就要去参加在宴会厅举办的 ICANN@20 招待会了。我再说一下，如果你们想了解他们的讲话内容，可以访问 ICANN 网站的历史项目页面，上面有很多完整版的访谈内容。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随时查看这些资料。

宴会上有三台电视，电视上会播放这些访谈的片段。

万一你 — 如果你跟克里斯·狄思潘聊天的时候觉得无聊了，可以到那里看一会儿电视。

克里斯·狄思潘:

别把我扯进来。

布拉德·怀特:

感谢各位出席本次会议，请大家为全体小组成员送上热烈的掌声。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